

DOI: 10.20152/j.np.202401140016

刘芳明, 于国旭, 姜迅, 赵林林, 张朝晖. 海洋保护地社区: 时代背景、概念内涵及应用案例. 国家公园(中英文), 2024, 2(3): - .

Liu F M, Yu G X, Jiang X, Zhao L L, Zhang Z H.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mmunities: temporal context, conceptual essence, and case studies. National Park, 2024, 2(3): - .

## 海洋保护地社区: 时代背景、概念内涵及应用案例

刘芳明<sup>1,3</sup>, 于国旭<sup>2</sup>, 姜迅<sup>3</sup>, 赵林林<sup>1</sup>, 张朝晖<sup>1,\*</sup>

1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渤海海峡生态通道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青岛 266061

2 长岛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 烟台 265800

3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266100

**摘要:** 海洋保护地建设和社区发展密不可分, 如何促进二者相协调是亟待研究的问题。运用政策分析和文献研究方法, 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海洋保护地发展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分析, 明晰了海洋保护地社区的政策定位和功能作用。基于社区的自然空间属性和社会功能属性分析, 认为当前海洋社区概念还存在“定义不明确、概念表述不准确、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适用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海洋综合管理理论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基础及生态文明政策需求, 提出“海洋保护地社区”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框架, 将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划分为界内社区、界外社区(毗邻社区和邻近社区), 阐明了海洋保护地与社区间的相互作用, 及“依赖-冲突”关系。通过对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的系统分析, 表明分析框架能够为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的思路。为理顺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关系提供了系统视角的分析方法, 对于构建海洋保护地社区管理制度、促进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海洋保护地; 社区; 社会生态系统; 长岛; 生态治理

##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mmunities: temporal context, conceptual essence, and case studies

LIU Fangming<sup>1,3</sup>, YU Guoxu<sup>2</sup>, JIANG Xun<sup>3</sup>, ZHAO Linlin<sup>1</sup>, ZHANG Zhaohui<sup>1,\*</sup>

1 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NR,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of Bohai Strait Eco-Corridor, Qingdao 266061, China

2 Changdao National Marine Park Management Center, Yantai 265800, China

3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ve an interwovenness connection. It is an urgent issue to study how to promote harmonization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employs polic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dissecting the issue from the dual lens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reforms and empirical MPA development practices, thereby elucidating MPA communities' policy stance and functional roles. Examining communities' natural spatial and social functional attributes reveals prevalent issues in the marine community concept, including unclear definitions, inaccurate concepts, and insufficient applicability within mari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mmunity” we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grated marine managemen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 policy nee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framework divides MPA communities into in-boundary communities and out-of-boundary communities (adjacent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illumina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dependency-confli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PAs and communities.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hangdao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D09008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201433)

**收稿日期:** 2024-01-14; **采用日期:** 2024-03-18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haohui@fio.org.cn

Island MPA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could provide clear idea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PAs.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method to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PAs and communities, bear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MPAs.

**Key Word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ommunity;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Changdao Isl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及人类过度利用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国际社会探索了多个划区工具以实现对海洋的有效保护。海洋保护地制度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sup>[1]</sup>,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其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维持、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sup>。海洋保护地本质是一种空间管理方法,是处理人海关系的一种弹性工具。2019 年国家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后,海洋保护地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作为海洋保护地建设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与海洋保护地的命运紧密相连,如何促进二者相协调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致力于探索“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的理论基础、内涵及应用潜力,希望为海洋保护地理论和社区理论发展提供交叉研究的视角,并为构建海洋保护地社区管理制度、促进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思路参考。

1 社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定位及功能

1.1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下的社区管理政策定位

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之前,为了实现海洋保护地自身建设目标,海洋管理部门出台系列政策(表 1),探索社区共管共护、公众参与等机制,推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海洋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此阶段政策文件多为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层级较低,社区尚未纳入国家政策体系。

表 1 海洋保护地管理政策中社区相关内容

Table 1 Community-related conten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policies

| 政策文件<br>Policy documents           | 有关社区内容<br>Content related to the community                                                            |
|------------------------------------|-------------------------------------------------------------------------------------------------------|
| 2006 年《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开发活动管理的若干意见》 | 八、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本着保护与开发相协调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开展经营活动,积极发展保护区的生态经济,促进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
| 2006 年《关于进一步落实海洋保护区有关工作的通知》        | 五、切实提高海洋保护区的管理水平。海洋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吸收当地群众参与保护区日常管护或生态旅游产业活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
| 2010 年《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                | 第二十八条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参加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吸收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共管共护,共同制定区内的合作项目计划、社区发展计划、总体规划和管理计划    |
| 2014 年《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         | 十 社区共管。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应与所在地政府、有关单位及当地社区的关系协调融洽,通过建立共管机制、签订共管协议等多种形式,积极推进地方社区和居民参与海洋保护区管理,与所在社区每年开展至少一次社区共管活动 |

2015 年 9 月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开启了我国自然资源体制改革的新纪元,方案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对国家公园中生活生产等人类活动做出框架性规定。此后政策文件从协调制度、治理机制、参与模式等不同层面赋予了社区明确定位(表 2),“社区协调发展、社区共管、社区治理、社区管理”等概念的提出,为海洋保护地社区理论研究提供了政策指引。

1.2 海洋保护地发展实践下的社区功能作用

社区发展与海洋保护地保护管理实践密切关联,其作用体现在海洋保护地建设运行全过程。在选址设计方面,社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葡萄牙科尔武岛的海洋保护区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其中社区主导型海洋保护地主要由当地的潜水旅游经营者和渔民共同推动建立<sup>[3]</sup>,以社区为基础设立和运行海洋保护

地<sup>[4-5]</sup>保护效果良好。在规划方面,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越来越得到政府、管理机构和科学家的重视<sup>[6]</sup>。Hansen 等<sup>[7]</sup>开展了针对“以社区偏好为主设立海洋保护地”和“按照系统保护规划(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一种基于数据分析,对保护目标、保护成本、边界紧密度等指标进行系统评估的规划工具)方法划定的海洋保护地”比较研究,结果证明规划进程中的社区重要性。参与规划使社区居民产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减少了在自然资源使用方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将当地渔民的生态知识纳入决策对保护工作也十分重要<sup>[8]</sup>。在监测方面,社区参与有益于监测效果。一方面,鼓励资源使用者(resource users)制定并执行保护条例可以克服海洋保护地监测和执法的能力不足<sup>[9]</sup>;另一方面,居民通过提供生态知识、参与地方监测等方式能够切实融入保护地管理过程<sup>[10]</sup>。在公众参与方面,社区居民对海洋保护地的了解和信任非常重要。研究发现<sup>[11]</sup>,对保护目标了解、参与政府决策、对管理机构和渔民伙伴的信任会促使社区拥有更积极的保护态度。

表 2 自然保护管理政策中社区相关内容  
Table 2 Community-related content of natur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 政策文件<br>Policy documents          | 有关社区内容<br>Content related to the community                                                                                                                                                     |
|-----------------------------------|------------------------------------------------------------------------------------------------------------------------------------------------------------------------------------------------|
| 2017 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 六、构建社区协调发展制度。(十七)建立社区共管机制。根据国家公园功能定位,明确国家公园区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边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要符合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管理要求,并征得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同意。周边社区建设要与国家公园整体保护目标相协调,鼓励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等方式,共同保护国家公园周边自然资源。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               |
| 2019 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 (十一)分级行使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探索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共同治理等保护方式<br>(十八)探索全民共享机制。推行参与式社区管理,按照生态保护需求设立生态管护岗位并优先安排原住居民                                                                                                    |
| 2022 年《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                | 第三十四条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引导和规范原住居民从事环境友好型经营活动,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支持和传承传统文化及人地和谐的生态产业模式。完善生态管护岗位选聘机制,优先安排国家公园内及其周边社区原住居民参与生态管护、生态监测等工作。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建设应当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协调。国家公园毗邻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 |

我国海洋保护地建设自 1980 年拉开帷幕<sup>[12]</sup>,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应性的管理方式,比如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曾经实施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兼任南麂镇镇长的做法,为中国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总体上国内对社区作用的认识较为滞后,与国外及陆域保护地社区相比,理论和实践成果较为缺乏。海洋保护地的管理工作离不开周边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推动<sup>[2]</sup>,学界呼吁在海洋保护地管理和建设过程中,实行社区共管<sup>[12]</sup>、制定社区可持续发展计划<sup>[13]</sup>、努力改善周边社区民生<sup>[14]</sup>,从侧面反映了社区对海洋保护地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随着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快速推进,社区的角色将由管理对象向管理主体逐步过渡,继而在海洋保护地发展中凸显更加重要作用。

2 海洋社区概念体系的现状与不足

2.1 海洋社区概念体系

经过百年发展,源于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管理、资源管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不同需要,社区从一个“元”概念开始,已经演化成一个丰富的复合概念<sup>[15]</sup>体系。随着沿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涉海社区概念不断出现在学者视野当中,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海洋社区概念体系。国内较早且系统性讨论海洋社区概念源自 21 世纪初期,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了海洋社区研究的视角和主题,认为海洋社区是海洋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区域,以及缘于海洋、依托海洋形成的特殊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区域构成,社区内的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sup>[16]</sup>,概括起来即人们在涉海生产和生活中形

成的文化同构、习俗一致、业缘关联的地域共同体及其活动空间<sup>[17]</sup>。相近的概念表述为:具有共同海洋价值观念、海洋文化、依托海洋从事生产生活的人群形成的关系亲密、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的聚落区域<sup>[18]</sup>。海洋社区是海洋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涉及渔村社区、海岛社区、海港社区和滨海城市社区等问题分析<sup>[19]</sup>。依据自然空间属性和社会功能属性可将海洋社区概念划分为两大类。

## 2.2 基于自然空间属性划分的海洋社区

从“沿海社区、滨海社区、海上社区、海岛社区”字面含义可以看出此类概念指涉的对象偏重自然地理空间。沿海社区尚无明确定义,学者认为其内涵可概括为:“一个地理圈(社会人群因滨海而居所形成的地域共同体)、经济圈(源于海洋、依托海洋并独具海洋特色的经济体)、行政圈(基于我国各层次各部门的海洋行政管理所管辖的相对方向而形成的行政组织体)”<sup>[20]</sup>。张艳<sup>[21]</sup>引用《英格兰海洋规划战略性空间报告》标准,即“从平均低潮位线向内陆延伸 10km 的区域内、符合某些特定准则”界定沿海社区。有的学者将“建设于环湖、环岛、环海湾及群岛周围区域,并依靠渡轮运输的水上商住社区”定为沿海社区<sup>[22]</sup>,认为这些社区与传统捕渔业、海上作业与水上娱乐活动等有着密切关系。与沿海社区类似的概念是滨海社区,俞晓华<sup>[23]</sup>研究了滨海城市社区的空间分型特征,认为滨海社区通常包括海岸线、具有复杂的系统特征。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洋城市在未来将成为理想的模式之一<sup>[24]</sup>,依据海洋城市的设想,社区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学者提出了一种大规模的具有复合功能的社区——海上漂浮社区,即在单个水上漂浮居住建筑基础上拓宽设计的规模范围和尺度,形成连带的社会生活空间<sup>[25]</sup>。与人工建设的海上社区不同,海岛社区基于自然岛礁形成。因海岛的地理位置、自然风貌与陆域明显不同,使海岛社区的产业经济、教育文化、生活方式等与内陆社区呈现不同特点<sup>[26]</sup>。从已有的、以空间角度讨论社区的文献看,大多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存在内涵不清晰和不统一等问题。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已经由明确变得含糊不清<sup>[27]</sup>,自然空间属性社区概念作为理论讨论或社会学研究是可行的,但无法满足实践中的管理需求。

## 2.3 基于社会功能属性划分的海洋社区

基于社会功能不同,又分为资源利用类概念和自然保护类概念。资源利用类概念包括港口(海港)社区、渔业社区等,港口社区是基于其临港的地域特点和辅助港口生产的功能性特征区分出来的一种社区类型,是专门从事港口生产活动或与港口运行有关的人在港口周边这一特定空间上的集聚,是因港而聚、临港而居的人们基于各种关系结成的彼此关联的共同体<sup>[28]</sup>。渔业社区概念较多,多数学者倾向以“社区居民”角度进行定义,如“从事相同渔业,拥有同一公共渔业资源共同的使用权和养护权的渔民共同体”<sup>[29]</sup>,再如“一群从事渔业产业的人,同时包括居住在一个共同地理区域且具有共同利益的非从事渔业产业的人;通过渔业生产活动而形成复杂的亲属关系以及特殊组织制度和文化认知”<sup>[30]</sup>，“在相邻滨海、滩涂或水产养殖场从事渔业相关产业活动的社区”<sup>[31]</sup>；渔业社区概念在应用于管理实践时需要明确的标准，如农业农村部详细界定了“渔业人口”“渔业从业人员”概念及内涵，以便满足渔业统计工作需求。

学界在借鉴“社区”社会学概念基础上,依据研究内容和目标分别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国家公园社区、湿地公园社区”等定义,构成了自然保护类概念体系。苏杨<sup>[32]</sup>认为,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指在地理关系上与保护区接壤、和保护区具有相近的生物物理特性,在资源管理和利用上与保护区有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存在以行政村以上规模聚集的原住居民的生活生产活动的地区。罗辉<sup>[33]</sup>将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定义为“与地理位置上与保护区接壤(接壤 10km 范围)或相邻,以行政村为主的农村地区,社区群众在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对保护区试验区的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共同生活习性”。张晓妮<sup>[27]</sup>认为自然保护地社区是“保护区 3 公里以内、通过一定的方式,把一大类有共同地缘、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以及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联系起来,并具有互动合作的乡村社区总称”。廖凌云<sup>[34]</sup>定义国家公园社区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边界内以及与试点区相邻范围内与试点区有密切关联或相互影响的行政村以上规模聚集的本地居民及其生产生活区域”。概括而言,自然保护地社区的定义一般包括地理位置、人口、聚居单元、与自

然保护地的关系、共同属性等要素<sup>[35]</sup>。功能属性社区概念为人类的开发和保护实践提供了理论工具,但目前尚未有学者提出保护功能属性的涉海社区概念。

## 2.4 现有概念体系的不足

涉海社区概念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但现有的两类概念在应用于海洋保护地时,存在较大的偏差,表现在:①自然空间属性类概念存在定义不明确、内涵不清晰等理论缺陷,管理层面没有可操作性。②资源利用功能属性概念用来表征开发利用行为,明显不适用于海洋保护行为。③自然保护功能属性社区概念多偏重陆域保护地,不适用于生物地理环境明显不同的海洋保护地。与内陆社区相比,海洋社区特点是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二者在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思想观念都存在巨大差异<sup>[36]</sup>,海洋社区的核心特点是,社区居民的生产空间位于海上,海洋自然环境的恶劣及海上生产活动的高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造就了社区独特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因此有必要单独构建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

## 3 “海洋保护地社区”的概念内涵

### 3.1 “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保护区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以技术为导向转变为以人为导向,保护区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协调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从严格限制社区居民进入等强制性方法转向社区参与等开放民主的方法<sup>[37]</sup>。海洋保护地发展较为滞后,主要受制于海洋管理理论和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议程》和《雅加达宣言》等重要文件通过后,生态系统管理和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思想日渐成为海洋管理的主流,为处理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思想主要强调两方面:一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即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是人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人类活动应确保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可持续性<sup>[38]</sup>。因此,海洋保护地常被视为复合社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sup>[39]</sup>。

参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sup>[40-41]</sup>,本文将“海洋保护地社区”复合社会生态系统划分为海洋保护地自然子系统、社区社会子系统、社区经济子系统三部分(图 1)。海洋保护地自然子系统为社区社会子系统提供气候调节、干扰调节等调节服务及休闲、娱乐、科研等文化服务,为社区经济子系统提供渔业资源、基因资源、旅游资源等供给服务。社区社会子系统可为海洋保护地保护和管理带来传统知识、监测监督等积极影响,社区经济子系统可能给海洋保护地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减少、栖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压力。社区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也相互影响,社区经济水平决定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组织方式,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及文化理念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可以看出,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本质关系是“依赖-冲突”,这种关系是复合社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信息、权力、资金流动的结果,要追求“复合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协调目标的成功,需重视每一个子系统。

### 3.2 “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内涵和工具框架

本文将海洋保护地社区定义为“在海洋保护地范围内或相邻区域,生产生活直接依赖海洋保护地、与海洋保护地相互影响的行政村及以上规模聚集的居民群体”。概念特征及内涵包括四个方面:①概念既明确了海洋保护地和社区的空间区域关系,也指明居民群体的组成特征。②海洋保护地和社区均有明确的空间边界,社区范围可与现行行政区域(如海洋保护地管理部门及所在驻地政府、街道、乡镇、行政村等)相对应。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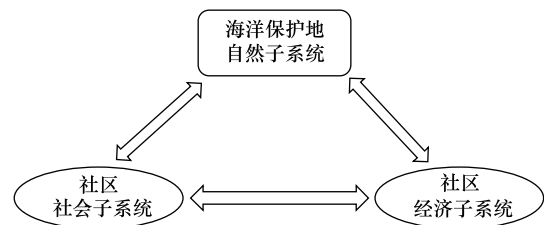


图 1 “海洋保护地社区”复合社会生态系统示意图

Fig.1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mmunity Complex Social Ecosystem

社区居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依赖海洋保护地,且其行为会对海洋保护地产生直接影响,二者之间关系呈现“依赖-冲突”特征。④社区与海洋保护地之间的共生关系,决定了社区在海洋保护地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社区与海洋保护地的空间关系不同,海洋保护地社区又分界内社区和界外社区(图2),界内社区指位于海洋保护地边界范围内的社区。界外社区又称周边社区,可进一步划分为毗邻社区和邻近社区,毗邻社区指边界与保护地边界相接的社区,邻近社区指边界与保护地边界存在一定距离的社区。本文将海洋保护地入口社区界定为“受海洋保护地辐射影响,具备进入海洋保护地必要的基础设施的社区”,可在毗邻社区、邻近社区或者其他滨海社区中选择建设入口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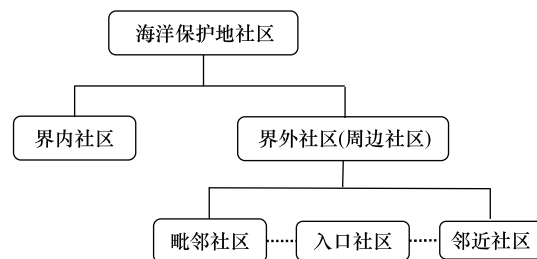


图2 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分类图

Fig.2 Conceptual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mmunities

“社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所具有的社区分析方法和社区工作方法意义重大<sup>[42]</sup>。“海洋保护地社区”作为一个概念,不应仅限于作为“界定空间范围及其相关人群”的理论表述,也应挖掘其作为方法的分析工具作用。本文提出“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工具,作为方法论对“海洋保护地社区”复合社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框架分为三个流程:①确定海洋保护地边界和社区范围。厘定该范围内包括政府机构、管理部门、社区、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主体,分析各主体职责及行为目的。②分析海洋保护地和社区关系。明晰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依赖-冲突关系,以及协调发展的困难挑战。③提出有关建议。包括政府综合协调制度、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社区参与模式路径等。

### 3.3 “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工具的意义

厘清和理顺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关系和各自需求是促进二者相协调的关键。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的建立,宏观上,回应了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需求,微观上,便于分析和解决海洋保护地发展实践中遇到的客观问题。理论层面,新的概念丰富了自然保护功能属性社区概念体系,有利于推动社区理论发展,概念将社会系统因素引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当中统筹考虑,丰富了自然保护理论的内涵。实践层面,一方面,对于学界和政策界理解、分析和实施社区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管理部门协调保护地与社区关系,解决冲突问题。另一方面,概念的建立有助于促进社区居民保护角色和身份认同,增强居民归属感,便于积极参与海洋保护地管理。

## 4 “长岛国家公园社区”概念工具的应用案例

### 4.1 长岛海洋保护地概况及社区界定

长岛已建各类涉海保护区9个,包括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国家地质公园、长岛国家级海洋公园、长岛长山尾海洋地质遗迹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庙岛群岛斑海豹省级自然保护区、长岛皱纹盘鲍光棘球海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岛许氏平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sup>[43]</sup>。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包含北隍城乡、南隍城乡、小钦岛乡、大钦岛乡、砣矶镇、大黑山乡、北长山乡、南长山街道等行政区域内户籍居民。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利益相关者包括长岛各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机构,地方人民政府,行政区内户籍居民、合作社及相关企业,其目标诉求见表3。

### 4.2 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复合社会系统内部关系及协调发展挑战

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复合社会系统内部的依赖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居民(合作社)对海洋保护地内资源的依赖,捕鱼和养殖是社区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二是长岛海洋保护地建设离不开社区及居民,如渔俗文化、妈祖文化是生态旅游重要依托,渔民传统知识在东亚江豚、斑海豹及海草床保护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渔民可协助海洋保护地海上监督、缓解海上执法力量不足等缺陷。冲突关系体现在保护与利用

的矛盾上。长岛海洋保护地所在海域分布有大量开放式养殖、航运区及海底管线港口航运管线维护以及传统的捕捞业和养殖业活动,导致斑海豹、东亚江豚、猛禽等生物及其栖息地和迁徙通道极易受到不利影响<sup>[44]</sup>,这将给海洋保护地管理和社区治理带来挑战。

表 3 利益相关者及目标诉求分析表  
Table 3 Stakeholder and target appeal analysis

| 利益相关者<br>Stakeholder                                                   | 目标或诉求<br>Target appeal |
|------------------------------------------------------------------------|------------------------|
| 长岛各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机构<br>Stewardship of Changdao Island MPAs                   | 海洋保护地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保护价值不降低 |
| 地方人民政府 Local government                                                | 促进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         |
| 行政区内户籍居民、合作社<br>Residents and cooperatives i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 居民生计得到保障,享受海洋保护地福祉     |
| 相关企业 Related companies                                                 | 法定利益得到维护               |

2023 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印发,长岛被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为当地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注入动力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社区部分传统作业区域将被划入国家公园保护范围,进一步降低社区居民利用海洋资源的机会,影响了居民生计。二是社区居民移民岛外和老龄化形势加剧,将导致后期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社区力量减弱。三是养殖企业的利益保障受政策影响较大。目前国家公园法律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可能造成过渡时期利益相关者诉求得不到明确回应。四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保护地管理实践经验不足。基于科学的管理政策可为社区和企业在海洋保护地内从事生产活动提供依据,然而对保护海域科学认知不足、基础数据缺乏等情况限制了合理政策的制订实施,难以指导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

4.3 长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路径

为了应对上诉矛盾和挑战,需管理者、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从管理机构角度,一是要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创建长岛国家公园进程中,将高保护价值的“应保未保”海域划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范围,同时妥善安置受影响的社区居民和其他权益主体。二是通过科学分区分管措施和具体的管理细则,引导社区居民和企业合法有序开展捕捞、养殖和生态旅游等生产活动,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生计和企业合法权益。三是通过特许经营授权、设置生态保护岗位等方式,吸纳部分居民就业,创建长岛国家公园区域公共品牌,助力社区可持续发展。四是通过宣传、教育,加强社区居民保护意识,促进社区主动融入保护行动。五是推动国家公园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提升,为长岛国家公园社区提供更多福祉。从社区角度,一是全程参与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及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利用社区的传统知识和近邻优势,参与科学研究、保护监测、生态修复、巡逻巡护、执法监督等治理行动。二是转产转业转型,开展生态养殖、生态旅游和特许经营活动,与国家公园管理方一起维护区域公共品牌,提高海洋保护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同时达成保护目标。

5 结语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要求“构建社区协调发展制度”,为国内社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前国内国家公园社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管理措施、利益分享、生计影响等的感知、社区管理、社区生态补偿”等基础层面,尚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尤其在海洋保护地社区研究领域,成果较为缺乏。海洋保护地社区概念的建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未来可在吸纳国际上对“社区参与的海洋资源共同管理、社区的适应性管理”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区共管、参与式社区管理等概念方法,并结合气候变化、公民科学、生态产品等新兴议题深入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海洋保护地社区理论,为促进海洋保护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 张希栋,周冯琦. 国际海洋保护区研究新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7): 88-99.

- [2] 赵林林, 程梦旎, 应佩璇, 曲方圆, 张朝晖. 我国海洋保护地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 36(5): 3-7.
- [3] 应晓丽, 崔旺来, 俞仙炯, 刘超. 科尔武岛海洋保护区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 34(8): 44-48.
- [4] Camacho R, Steneck R. Creating a TURF from the bottom-up: Antigua's community-based coral reef no-take reserve.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2017, 93(1): 217-232.
- [5] Sievanen L, Gruby R L, Campbell L M. Fixing marine governance in Fiji? The new scalar narrative of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1): 206-216.
- [6] Rosendo S, Brown K, Joubert A, Jiddawi N, Mechisso M. A clash of values and approaches: a case study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 planning in Mozambique.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1, 54(1): 55-65.
- [7] Hansen G J A, Ban N C, Jones M L, Kaufman L, Panes H M, Ma' yasué, Vincent A C J. Hindsigh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selection: a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rising from opportunistic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1, 144(6): 1866-1875.
- [8] Scholz A J, Steinback C, Kruse S A, Mertens M, Silverman H. Incorporation of spatial and economic analyses of human-use data in the desig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1, 25(3): 485-492.
- [9] Alexander S M, Epstein G, Bodin Ö, Armitage D, Campbell D.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and social networks increase social monitoring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8, 11(5): e12562.
- [10] Granek E F, Brown M A. Co-management approach to marine conservation in mohéli, Comoros Island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5, 19(6): 1724-1732.
- [11] Chaigneau T, Daw T M. Individual and village-level effects on community support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in the Philippines. *Marine Policy*, 2015, 51: 499-506.
- [12] 丁翔宇, 陈晓慧, 吴瑞, 王道儒. 大洲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探讨.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4, 31(10): 110-112.
- [13] 李京梅, 孙晨. 海洋自然保护区居民补偿制度研究——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2): 97-102.
- [14] 叶翠杏, 余扬晖, 陈春华. 海南省海洋保护区建设探讨.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4, 31(3): 107-112.
- [15] 黄健. 复合概念的结构分析及其逻辑意义. 东南学术, 2011(2): 229-236.
- [16] 宋广智. 海洋社会学: 海洋社区的社会学研究. 文史博览, 2006(24): 58-59.
- [17] 宋广智. 海洋社区研究的一点思考. 文史博览: 理论, 2012(3): 50-52.
- [18] 吴宾, 党晓虹. 社会工作对和谐海洋社区构建的意义. 法制与社会, 2010(30): 164-166.
- [19] 宋广智. 海洋社会学: 社会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社科纵横: 新理论版, 2008, 23(1): 241-243.
- [20] 韩建华. 沿海社区预防海洋灾害的路径选择——基于对特呈岛的调查与思考.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08, 25(6): 112-115.
- [21] 张艳, 崔志祥, 朱潇冰, 罗永杰, 辜智慧. 沿海社区视角下的陆海统筹规划探索: 英格兰的经验与借鉴. 住区, 2021(1): 99-108.
- [22] 黄媛媛, 何智荣. 香港滨水空间活力创新营造方法研究——以建设海洋社区为例. 中外建筑, 2021(7): 68-79.
- [23] 俞晓华, 赵志庆, 李焱龙, 林松. 滨海社区空间演变变形研究——以厦门市高浦社区为例. 应用海洋学学报, 2019, 38(4): 540-548.
- [24] 韩晨平, 袁宇平, 王新宇. 未来城市展望——从海洋建筑到海洋城市. 中外建筑, 2020(8): 54-57.
- [25] 杨倩倩, 解旭东, 邵峰. 模块化海上漂浮社区规划设计研究. 城市建筑, 2021, 18(1): 30-33, 38.
- [26] 周春霞. 浅析我国海岛社区. 海洋信息, 2006(1): 20-22.
- [27] 张晓妮. 中国自然保护区及其社区管理模式研究[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 [28] 陆继锋, 刘现伟, 赵辉. 港口型社区公共安全治理: 问题、挑战与对策.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9(6): 100-108.
- [29] 宋德荣. 渔业社区化管理研究.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6(1): 34-36.
- [30] 姚微. 中日海洋渔业社区治理比较研究[D]. 湛江: 广东海洋大学, 2019.
- [31] 王晓鹏, 万荣, 朱玉贵. 中国渔业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现代农业科技, 2018(8): 264-267.
- [32] 苏杨. 中国西部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林业与社会, 2005(1): 27-34.
- [33] 罗辉.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 [34] 廖凌云.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规划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8.
- [35] 吴韵. 整体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意大利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21.
- [36] 于航. 民族地区海洋社区发展问题研究——以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例.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2(6): 56-60.
- [37] 徐建英, 陈利顶, 吕一河, 傅伯杰. 保护区与社区关系协调: 方法和实践经验. 生态学杂志, 2005, 24(1): 102-107.
- [38] 王斌, 杨振蛟.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分析. 太平洋学报, 2018, 26(6): 87-98.
- [39] Palomo L E, Hernández-Flores A. Application of the Ostrom framework in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ith multiple resources in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PeerJ*, 2019, 7: e7374.
- [40] 马世骏, 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学报, 1984, 4(1): 1-9.
- [41] 王如松, 欧阳志云.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27(3): 337-345, 403-404, 254.
- [42] 丁元竹. 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民族研究, 2020(4): 20-29, 138.
- [43] 于国旭, 于恩亮. 长岛国家公园设立的初步思路探讨. 齐鲁渔业, 2020, 37(8): 49-52.
- [44] 何帅, 郝林华, 李衍祥, 陈尚. 改革视角下的海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研究——以长岛为例. 海洋湖沼通报, 2021, 43(6): 154-160.